

濠上漫与

文学史不可遗忘的胖和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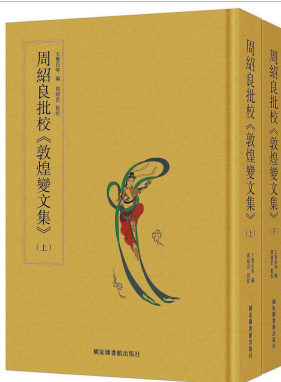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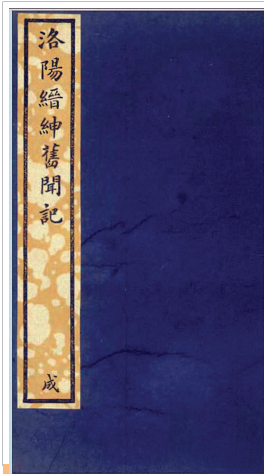
■ 陈尚君

先还说杨凝式。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卷一载他晚年在洛阳长寿寺与俗讲僧云辩对坐，来了谈歌妇人杨苕萝，他称为侄女的利口美女。笑谈间，有大蜘蛛从檐前垂丝而下。和尚多事，对歌女说：“试嘲此蜘蛛，嘲得好，给你两匹绢。”歌女应声而嘲：“吃得肚撑撑，寻丝绕寺行。空中设罗网，只待杀众生。”句句说蜘蛛、嘲和尚，云辩“体肥而壮大故”，更增乐趣。杨凝式大乐而起哄：“和尚取绢五匹来。”和尚“能俗讲，有文章，敏于应对”，一生都劝行善，被小女子捉弄，虽落下风，并不生气，立赠五匹。

这是云辩和尚在传世文献中的形象。同书还说他“若祀祝之辞，随其名位高下，对之立成千字，皆如宿构”。还有几处零星记录，似都不重要。直到敦煌文献中发现他的大量作品，方显他地位的重要。

云辩(873-951)，俗姓占籍不详。临终前撰《与缘人遗书》，自述生平，早年任洛阳左街司录。后晋开运二年(945)为开封相国寺主。晚为东京右街僧录，赐紫，号圆鉴大师。卒于广顺元年六月后，年近八十。当时名声已远播西边，沙州大德闻其去世，立即要求长白山人李琬传抄他的作品，远寄敦煌。敦煌遗书中已发现云辩作品近十件，估计还有不少，有待学者进一步鉴别。其中最重要的两份，一是伯三八〇八所存《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》，另一是斯七、伯三三六一、Дх. 一七〇三及斯三七二八所存《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》接《修建寺殿募捐疏头偈词十首》。两份都是在特定时间、场合宜唱俗讲的完整文本，显示了唐五代通俗说唱的基本面貌。

先说前一份。原卷不题作者，《敦煌变文集》收入时无作者说明。经潘重规、周绍良、郭在贻等学者反复考求，征引《大宋僧史



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《敦煌变文集》与敦煌莫高窟壁画。

◀ 清刻版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书影。

略》《佛祖统纪》等书，确认为云辩作。应圣节为明宗诞节，时在九月九日，中兴殿为五代时宫廷主殿。此次讲经为明宗庆寿活动最重头一场，王公后妃、满朝文武都出席。所讲经为《仁王护国经》序品，适合为皇帝暖寿颂德的场合。今见文本应传抄自云辩本人演唱底本。开场白为皇帝颂寿后，即转入讲经，解释经名，再讲序品之第一节，有故事和说唱。后半转入对明宗为政成就之表彰与歌颂，以下录一首为转折：“圣主修行善不穷，须知凡小查难同。下为宇宙华夷主，上契阴阳造化功。四海丰登归圣德，万邦清泰荷宸聪。君王福即生灵福，馆寝乾坤在掌中。”皇上即当今护国菩萨，后唐以沙陀统治中华，常讲华夷一家，云辩赞为“宇宙华夷主”“阴阳造化功”，明宗君臣当然乐闻。其后云辩以十来段唱词，赞颂明宗诫六宫、愍织妇；念耕夫、惜生灵；戒奢示俭，

空图圆，息烽烟；感东川之灾，降丝纶而安抚，和安两浙，使其进贡来而舟航保吉；进加尊号，政通人和而普天皆贺；重德崇佛，上资宗庙，下福生灵。还可举许多。在此仅说一节。“每念田家四季忙，支持图得满仓箱。发于鬓上刚染白，麦向田中方肯黄。晚日照身归远舍，晓鸚啼树去开荒。农人辛苦官家见，输纳交伊自手量。”写明宗关心农事。据说明宗曾问冯道：“天下虽熟，百姓得济否？”冯道认为“谷贵饿农，谷贱伤农”，举聂夷中《伤田家》诗“医得眼下疮，剜却心头肉”为证，明宗赞“此诗甚好”，录下每自讽之。云辩说“农人辛苦官家见”，即指此。明宗在位八年，是五代政治最好的时期，云辩在结语中说“磨着一轴无私语，贡献千年有道君”，述所颂并非私见，而是公论。此篇讲经文末还附有19首七言绝句，涉及明宗末年人事，当是云辩为可能听讲的对象所作预设准备。

第二份以往分为两篇，在斯三七二八纸背“宣赐紫云辩。崇夏寺尼三月讲，为修本寺佛殿，请一人为首，转化多人。每人化钱二十五文，足陌，充修上件功德。偈词十首，便是教化疏头”一段发现后，可知为一次俗讲的前后文本。事由是崇夏寺要修佛殿，云辩受邀开讲募化。先是一大段押座文，内容讲二十四孝。开头就唱“须知孝道善无疆，三教之中广赞扬。若向二亲能孝顺，便招千佛护行藏”，称三教皆重孝道，佛法弘护孝行。高潮部分，可听到他的激情：“孝心号曰真菩萨，孝行名为大道场。孝行昏衢为日月，孝心苦海作梯航。孝心永在清凉国，孝行常居快乐乡。孝行不殊三月雨，孝心何异百花芳。孝心广大如云布，孝心分明似日光。孝行万灾咸可度，孝心千祸总能禳。孝为一切财中宝，孝是千般善内王。佛道孝为成佛本，事须行孝向爷娘。见生称

意免轮回，孝养能消一切灾。”从中可感受听众的气氛。转入正事，用十首七律说明佛殿已80多年，渐次倾坏，阐明重建办法与意义，再请各位布施。“偈词十首，便是教化疏头”，他的讲唱是义演，以此为募化疏头。

云辩还有《十慈悲偈》，历举君王、为宰(宰辅)、公案(即刑名吏人)、师僧、道流、山人、豪家、当官、军件(或即军伍)、关令等十种人，各自皆应有悲愍同情。如《关令》：“关人若也起慈悲，小小经商润惜伊。力出身中血作汗，担磨肩上肉生肌。觅些寡利宁辞苦，趁大程途力尽疲。不用重重苦邀劝，从伊觅利养妻儿。”说商贩行货辛苦，关卡尽量不要厚征取，宜润惜勤劳。《赞普满偈十首》是十首律诗，为普满塔重饰后花费一千五百贯文，以十文一份募化。第七首写京城美景，较闲适：“春天曾上看京华，景引吟情到日斜。极目树芳堆锦绣，近城河势曳云霞。箫韶美韵和风散，富贵朱门翠柳遮。西北凰楼连玉殿，紫云深处帝王家。”

《荀子·成相篇》开始，学者坚信说唱文学在民间具有巨大生命力和悠久传统，只是存世作品太少。明清说唱弹词以前，文学史上有大段空白。敦煌遗书中此类文本的大量发现，填补了上述空白。因文本残缺零乱，确定作者很不易。变文发现之初，学者从存世文献中找到中唐俗讲僧文淑的事迹，从韩愈《华山女》“街东街西讲佛经，撞钟吹螺闹官庭”知道盛况，从张祜调侃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源出《目连变》知其对文人的影响，要复原变文的作者及演说过程，则极困难。云辩的文本说不上精致，与经典更有差距，但确是极其难得有大量作品存世的俗讲僧，在他以前目下还找不到第二人，文学史上应有他一席之地。

(上接第一版)

2017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生命中的软与硬：蒋子龙叹人生》，被书评界称为“作者的笔像一面镜子，观照着芸芸众生、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：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；事业、文学、人生感悟、处世哲学；权力、家庭、伦理、道德……”作品视觉独特，幽默精妙，博大深厚，触及灵魂，充分反映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、思想感情和深厚的文学功底……”

去年出版的《人生实苦，但请足够相信》，荟萃了他执笔40年来的优质散文，或写人生经历或畅谈生命哲思，又或者表明对某种状况的情感态度。对这部作品的畅销，蒋子龙坦承始料未及。他以为自己已是多少有点“过气”的作家，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了。最初他甚至对于要不要出版这本书感到疑虑，认为会亏本。

现在他的顾虑打消了。其实，蒋子龙对生活始终葆有热情，这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。尽管曾经历不少波折，但他始终是积极的，既不颓丧倦怠，也不一味抱怨。他性格直率，文风坚硬，他的文字总能给人正面、积极的引导。正如他一直所相信的，人生总有不如意地方，所以不必过于忧虑和着急，要足够地相信未来。在颠簸的人生途中，他秉持着一份坚定从容的姿态，而这是当下很多人所欠缺的。也正缘于此，这本书被认为是给所有过得不快乐的年轻人的礼物书。他在书中说：“如果你过得不快乐，那就表明你对人生还有

期待；如果你觉得现在走得辛苦，那就证明你在走上坡路。”

“以文养生”，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

如今，蒋子龙已近耄耋之年。这位写了一辈子的作家，最大的快乐以及精神上的磨砺仍然来自写作。当问及最近有无新的创作计划时，他利索地说：“当然还在写。”但他也很不情愿地承认，锐气渐钝，效率减慢，“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”，他要努力克服正在来临的衰老。他告诉笔者，他正在进行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，只是时断时续，尚未进入佳境。

现在，他感到自己对现实的感悟急切而零碎，因此要经常写些短文，诸如《故事与事故》系列已陆续发表。

他特别郑重地提到，写作其实也是体力活儿。这个观点跟他对巴金的记忆有关。他脑子里始终保留着一个鲜明的印象：有一年，他与巴金在北京开会时相遇，聊天时说过一个观点，作家的创作力跟身体有关，一旦身体不行了，创作力不可能达到很好的状态。回想那时候，年轻的蒋子龙身体健壮，“写作固然是精神劳动，但身体状态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项精神劳动的质量及强度。身体不好，偶尔写写可以，但如果想保持创作力，比如写点有棱角的东西，那就难说轻松了”。

对于蒋子龙，写作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一种养生的途径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“以文养生”。写作时，生命像有了安放之地，于是心灵变得宁静，胸怀变得宽广。他可以与自己对话，与世界对话。他梳理着他的岁月，反刍着，也把握着他所看到的现实。

他说，如果没有写作，他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生不好的变化，会感到生活的虚无，生命的质量就会降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把写作当作养生途径，确实很有道理。蒋子龙说，很多古人就有以文养生的习惯，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口号罢了。“比如袁枚，他常头痛，这个时候他就写诗，读诗。他特别喜欢读自己的诗，读到得意处，心头便畅快起来，头疼也就得到了纾解。”

在大多数关心蒋子龙的人的印象中，他始终是个精神健旺的人，在他身上难得看到一丝伤感抑或无奈。除了创作文学作品，蒋子龙也喜欢运动，年轻时喜欢球类，中年改为游泳，到了老年也不闲着，四处旅游。他在《人生实苦，但请足够相信》一书中，多次写到自己在旅途中的趣事。他的生命始终是动态的。

当下这个时代，写作形式已然发生很大变化，很多写作者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号。蒋子龙对这种新的写作方式是陌生的，他很真诚也有些羞愧地说：“不知道怎么关注，也不会弄，但由衷地羡慕新媒体

写作。”

早在六年前的2013年，蒋子龙就曾表示：“文学已改朝换代，我们绝对是落伍了。我们已经过时，得承认。”

对于一个毕生以文学为职业的人，如此真挚地表达这种意见颇为不易。他的坦率令人感动。即使现在他的随笔集如此热销，似乎也没能扭转他的这一观点。在他看来，新时代的文学有着新特点，比如，“是很有一些过人之处的，在想象力方面更是匪夷所思。”

访谈中，蒋子龙的谦逊、低调、平和，令人油然而生如沐春风的感受。他的声音，温厚而安详，听着令人内心感到熨帖。当问及他喜爱的当代作家时，他罗列着：“陈村的语言，韩少功的智慧，李建军的学问，毕飞宇的精致，葛水平的文字，迟子建是小女子专写大书……”

他望向了远处，这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、六、七届副主席，天津作家协会主席，天津文联副主席的著名作家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他在心中也许开列了一份更长的、是否没有尽头的名单，但他终究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上去。

可他的文字，确曾影响过那么多人，如今依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

笔者很好奇，对于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，他会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？

“忽然觉得，有点过时的东西也不错，总比连过时的东西都没有要好。”蒋子龙最后意味深长地如是说道。